同性戀

楊繼良

域外漫筆

古今中外都存在同性戀的現象。「斷袖之癖」、孌童，即指此。柴可夫斯基因此事被迫自殺，可惜了一代最卓越的作曲家。但提到這件事，總有點拘泥，中國比美國尤甚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我在北京機關工作，工間操時，看到另外一個處有位青年，相當「娘娘腔」，穿紅花襯衫、女鞋。我想這是內分泌混亂，屬於疾病。六十年代，聽說一位在文工團工作的女青年，有「偷窺」女同事換內衣的行爲，定爲同性戀，作「壞分子」處理，從此被視作「另類」。那時，我在上海一家企業，科裡一個青年辦事員，早上沒有來上班；隨後得知，昨晚在一個娛樂場所，他和另外一位中年男子搞同性戀活動，被公安局作爲流氓行爲扣留。因年輕，寬大處理，通知單位去人領回。考慮到事後他抬不起頭來，無法正常工作，就調他到其他單位去了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我訪問美國加州（伯克利）大學，開學第一天，校園走道兩旁各種學生團體設攤招募會員，居然有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團體。我查了字典，學到了這兩個英文字。有一天，在學校供我們用的辦公室裡，來了一位近三十歲的女子。我願意找人練習口語，就和她聊天。她一開口就明說自己是個女同性戀者，意思是「請君勿作非分想」吧。她說，家人恥於和她來往；伯克利是美國一個特別自由化的城市，所以來了。我和她交談了多次，過聖誕時還送我一雙襪子，我想她必是很感孤獨。

從伯克利過海灣大橋，就是舊金山市，每年有一天同性戀者集合在一條街上，遊行狂歡，表達自己。朋友勸我去見識一下。我覺得那都是一些生理心理上不正常的病人，猶如精神病患者，有啥可看的。

和我爲同一家做家庭工的上海女青年有一段奇遇。爲了謀取美國公民資格，經人介紹，花錢跟一個美國男同性戀者「結婚」，到辦婚姻登記那天，她才第一次見到他。他的母親也陪來，登記完，互道珍重，彬彬有禮。數月後，得知對方因愛滋病去世；再數月，他的伴侶也因此病去世。那位女青年還在她工作的一家社區大學跟同事開玩笑，說自己成了小寡婦，大家可以追求。後來，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同樣的場景：一個還很年輕的愛滋病患者，臨終時伴侶在側，他向伴侶示意，說「我已經準備好了」；伴侶遂輕輕地爲他拔去維持生命的管子，平靜逝去。這個場面極動人，恩愛夫妻之間的關係，也不過如此呀。我開始反思自己對同性戀的歧視感。

其後，隨着冒現出來的同性戀者增多，人們的看法逐漸改變，贊成同性婚姻的輿論引向這種關係的合法化。到如今，已有十三個州可以辦理同性戀婚姻登記；這一趨勢還在發展中。

美國比較保守的共和黨和天主教教會，還在堅持反對同性婚姻。我也曾有保留，覺得這樣一來，在配偶可以享受同樣的福利待遇的規定下，會亂了套。這其實也是一種偏見。在正常的異性婚姻下，美國的離婚率很高。今天離了婚，明天和別人結婚，很常見。何況，根據統計，二〇一一年美國異性婚姻的離婚率每年爲百分之二，而同性婚姻離婚率只及此數的一半，即百分之一。可見，我的偏見出於無知。

我的女兒在舊金山一家建築設計公司工作，她說單位裡的同事中，同性戀者佔百分之二十；這些人在工作和待人接物上都和正常人沒有區別，都很nice（和藹可親），她還批評了我的偏見。她說，這是一種基因，與生俱來，但因人們有傳統的偏見，在許多情況下受到壓抑。是呀，天主教說聖經上只承認異性夫妻；然而，《舊約》卻有同性戀的記載，沒有排斥的意思。我們承認有天才，絕不會壓抑天才。同性戀傾向也是天生的，不該被歧視和壓抑，與理甚明。只是受傳統思想的影響，我們中國人在感情上還不容易接受罷了。

不讀經典是爲何？

王小二

如是我見

不知道別人的閱讀歷程，就我而言，對經典很久沒感覺。

具體一點，十四五歲，魯迅不讀，大部頭的名著不讀，聖賢書更不讀，只讀民間故事和武俠小說。說起來，不怕笑話。我是《知音》和《婦女生活》的忠實愛好者，讀《故事會》到十八歲，後來看《笑林廣記》，大笑，這才低俗到家嘛。《故事會》的俗，沒那麼吸引人了。

也不是完全不讀經典作品，只是憑感覺。記得剛讀《西遊記》，七八十年代出版，有黑白插畫。序言二十多頁，很多「封建主義、資本主義、修正主義」這樣的大詞。不過，書好看。最喜歡第十三回，唐僧還沒有收孫悟空爲徒。在雙叉嶺，山裡人家伯欽招待他，打獵，鍋灶都油膩透了，唐僧不吃，伯欽也很爲難。老婦人就滾水燙了鍋，刷了又刷，煮山地榆茶，燜黃粱粟米飯。一直記得這個細節，覺得很美。讀《水滸傳》，覺得閻婆惜死得很冤。宋江向朝廷招安，造反志向都改了，竟遷就不了一個婦德略遜的女人。

上初中，老師說一定要讀四大名著。上高中，老師說國外名著也要讀。我還是憑感覺讀書，對名著更隔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三毛、安妮寶貝、張愛玲和胡蘭成。在圖書館借到胡蘭成的《今生今世》和《禪是一枝花》，簡直頂禮膜拜，以爲這就是世間第一等文章。唯一堅持讀的是唐詩宋詞。太美了，美是最大的誘因。又有誰能拒絕美呢？

至於其他經典，沒有人引導，也沒有人告訴美在哪裡，再加上青春期，急於渴望傾訴。那些重感覺，輕事實，甚至沒有故事情節，大段大段抒情類的書籍，成了主食。主食的意思是吸收最多。那副食是什麼呢？——名著。從沒有放棄閱讀名著，只是讀不懂。初讀席勒的戲劇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嘩嘩翻頁，很焦慮，不是都說好嗎？好在哪裡啊？不敢問，問了也未必有答案。名著啊，眞是「美人如花隔雲端」。

我們這代人，只要稍微有點文藝，一定都多多少少讀過安妮寶貝、張愛玲、胡蘭成或村上春樹。也有同學期期必買郭敬明主編的《最小說》、《文藝風賞》。但沒有讀過整本《論語》、《史記》的，大有人在。考卷上的課文分析，只是截取其中一段。

我們這代人，從家庭到學校，到社會都在勵志，而且是極其功利的勵志。家長說，你要考上好大學，才能找到好工作。學校說，你必須考得好，才有好前途。社會詞太大，不敢說，生活過的小縣城，生活節奏緊趕慢趕。街道兩旁總是掛着許多「抓生產、抓經濟」的紅色條幅，建築工地上起重機的頭，像恐龍的頭，還有到處鳴笛、用色氾濫的載客汽車。是的，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外在環境。我們的心理空間上佔滿了外界堅硬的、不容置疑的勵志標語。物極必反，喜歡感慨幾多的文字非常正常。是的，唐朝的邊塞詩絕不是閱讀的主流，五四運動時期的文章也不是閱讀主流。我們沒有唐朝人的乾燥明亮，更沒有五四人的激情洋溢。我們是被迫到角落的小凍貓，心理極度軟綿，甚至從沒有站起來過。

但凡經典，恰恰骨架結實，自有威儀。是我們太單薄，看不出經典的豐富，甚至沒有看一頁，心裡就排斥：又是諄諄教導吧？又是大道理吧？對不起，家長和老師都說過了，說得比你們還振振有詞。有時，怕極了振振有詞，振振有詞是中國人的專利。偏偏，我們想要的是不那麼確定，不那麼唯一，也不那麼自認權威的口氣。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對權威沒那麼多好感了？

我是極愛讀書的人，同樣，書也很厚愛我。自覺讀書開竅，願意細細品讀名著是近兩年的事。名著是水，我是船，自然而然地托起。以前，名著是山，我是船，擱在山腳下，沒辦法上去。

不是自誇我現在就能把名著讀得多好，也不是厚古薄今，是終於認識到名著的精華，純度非常高。它們有一種力量打敗高考，打敗青春的濕答答，打敗中國的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名著讓人反思。縱然深刻地剖析了人性，也沒用放棄悲憫，給人出路。一是告訴你，你遇到的所有問題，名著中的角兒也有，可能比你還嚴重多了。別大驚小怪。二是告訴你，千辛萬苦，他們勝過了困境，很好，勝不過，淒淒慘慘。要是你，你會怎麼做？你如何也能勝過環境？

譬如《簡愛》，一個思想獨立的女人如何覓得眞愛的故事。那段著名的宣言：「你以爲我窮，低微，不美，矮小，我就沒有靈魂麼？」對照當下，哪個女孩比她還自信？那爲什麼簡自信？我們普遍缺乏安全感？爲什麼《簡愛》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阿門，主耶穌呵，我願你來！」原來《簡愛》是宗教文學，目的爲宣傳基督教，《咆哮山莊》、《紅字》也是。簡的信仰大大地幫助了她。信仰讓她的眞皮層以下也是自信的，人格也趨於完善。

譬如《復活》，名氣太大，不想讀。看着封面的托爾斯泰爺爺，白花花的鬍子，抗拒，又是道學家的面孔吧。偶然在中心書城，看到草嬰翻譯的《復活》。字裡行間，沒有任何的閱讀障礙，平白如話。最喜歡從罪惡感到救贖感的上升，馬駒馱着飛奔，風在耳邊呼呼響。

或許，過度推崇某一本名著跟只讀某類書一樣，都是少見多怪。

不是批判金庸，安妮寶貝、張愛玲和胡蘭成，或者青春文學。他們可圈可點之處甚多，某種程度上，也是一種發聲。只是，舉目四看，我們這代人缺乏終生受用的美學主流、思想主流。隨着心智的成長，判斷力的增加，以前的書不再讀，經典的書有隔膜。這種斷層，很少人能夠跨過去。

我絕不認爲我就跨過了斷層，也絕不認爲讀了名著就可以跨過整個文化的斷層。更何況，比閱讀更實際的是人生。閱讀本身，作爲一種知識儲備，轉化爲動能，才是智慧。只是，我們這代人沒有高屋建瓴的東西，脫離蒙昧，受益一生，甚至傳爲家訓。教科書不管用，家長的話也多有偏見。或許是信仰？或許是某本經典？不會脫離這個範疇。

白水碎餃子

商子雍

飲食男女

那是入冬後難得的一個好天，在暖洋洋的陽光撫摸下，竟感不到一點兒凜冽的寒意。一大早，我們便驅車往西安東北方向、處於關中平原與陝北高原過渡地帶的白水縣奔去。

歷史上，白水縣曾出過字聖倉頡和酒聖杜康這麼兩位功勳卓著的人物；現實中，白水縣的蘋果名揚四海。但我們這一次來白水，卻不是專程來探訪他們。說來慚愧，這次遠行，是一群「吃貨」聞香而動，奔着美味的白水飯食而來；當然，也可以表述得好聽一點兒：爲了尋找民間美食、爲了弘揚地域文化。

說到「尋找」和「文化」，不禁想到這樣一句傳統的經典語錄：「禮失求諸野。」據說此乃孔子所言，翻譯成語體，就是「如果禮制淪喪了，不妨到民間去訪求。」飲食不也是這樣嗎？如今，大城市裡那些豪華酒店裡的飯食，外在的、花裡胡哨的東西越來越多，也因此越來越與飯食的應有之義相悖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聽說白水的飯食本色、味美，身爲「吃貨」的我們，當然會躍躍欲試了。

白水之旅果然不虛此行。中午一餐，沒有任何所謂的大菜、硬菜，但一道道能夠喚醒我們腸胃記憶的家常飯食次第上桌，吃得人心曠神怡。限於篇幅，今天只來介紹其中的一味：白水碎餃子。

在陝西方言中，碎，就是小；白水碎餃子，即白水小餃子是也。如今，餃子是中國北方一種太常見的飯食，但許多年以前，餃子在餐桌上的橫空出世，卻堪稱一項傑出的創造。請設想一下，當傳統的主食、副食組合，比如饅頭與菜品、烙餅與菜品、麵條與菜品日復一日地端上餐桌，已經讓人多少有點兒審美疲勞的時候，忽然有人別出心裁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主食、副食組合方式，當飯菜合一（甚或飯、菜、湯合一）、形制獨特、味道鮮美、營養豐富的餃子端上餐桌時，帶給進食者的，將會是多大的誘惑和喜悅！北方民間諺語有「好吃不過餃子」之謂，誠不謬也！

白水碎餃子，更是把餃子的這種優勢，張揚到了極致。這種「迷你」餃子，僅有成人大拇指一半左右大小；換種說法：一個碎餃子，只相當於常規餃子的約四分之一。

不過，碎餃子雖然碎，卻是有皮有餡、有模有樣，甚至還特意掐着精緻的花邊。餃子皮是用上等小麥精粉製作，餃子餡的主料是白蘿蔔，輔之以白菜、胡蘿蔔、豆腐、海帶末、黃花菜、五花肉，加入精鹽、菜油、花椒面等調料拌成。碎餃子經過捏製、水煮，撈進飯碗，澆上一大勺用豆腐丁、木耳、蔥絲燴製的湯臊子，最後根據進食者的口味，調入油潑辣子、蒜泥、醋……一碗飯、菜、湯合一，色、香、味俱全的白水碎餃子，便足以讓你饞涎欲滴了。

一碗碎餃子下肚，餘香滿口之時，我不禁浮想聯翩——舊時農家主婦，之所以肯下這麼大的工夫製作碎餃子，除過要滿足家人的口腹之欲以外，想來她們在勞作的同時，也有一種創造的快樂洋溢在心頭吧！再者，製作碎餃子，也許還需要更多的人手來參與，不管是母女合作，還是婆媳合作，親情的相互交融、相互滋潤，都格外讓人神往。於是，白水碎餃子，在形而下和形而上兩個層面，就都有着不容小覷的意義了。

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寫道：「在人的器官中，最有記性的其實不是腦子，而是胃。兒時吃過的那些簡單而又適口的飯食，總是會被胃地久天長地默默記憶；而這種記憶，又定而不移地將會伴隨人走完自己的一生。儘管人在長大以後，隨着體力的增強和財力的增多，總會或多或少地離開、甚或遠離陪伴自己走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那些雖簡單、卻可口的飯食。

然而，在吃飯這檔子事兒上，怕是每個人最後都得返璞歸眞。之所以如此，有人是出於無奈——到了『有鍋盔沒牙』的年齡，你不返璞歸眞行嗎？也有人是因爲覺悟：只有那些被自己的胃深深記憶着的簡單而又適口的飯食，才能夠使你的健康得到保障、心靈倍受撫慰……」

正是在具備了這種覺悟以後，我們才理所當然地遠赴白水尋找民間美食，並因了像碎餃子這樣的美味而深受感動！

荔枝灣水上花市

行平

藝苑咀華

花城廣州有俗語：「行過花街先過年」。市民迎春必逛花市，廣州花市多，最具情調的，當數近兩年新開的荔枝灣「水上花市」。

位於廣州城西的荔枝灣涌（簡稱「荔枝灣」）有兩千多年歷史，周邊有不少名勝，名揚海內外。如同遊南京要遊秦淮河、遊杭州要遊西湖一樣，遊廣州不可錯過荔枝灣。平日荔枝灣一帶已是熙熙攘攘，今年「水上花市」開幕後，此處更是人山人海、熱鬧非凡。

「水上花市」有數百年歷史。清代學者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記載，「廣州花販載花入城，從此上舟」，「此」指明代五羊門對岸的「花渡頭」。明末清初，每逢除夕至元宵，花農沿珠江運年花上岸，在長堤街邊擺起花市，即「水上花市」。

荔枝灣於二〇一三年起，在春節辦起「水上花市」。今年的「水上花市」有水上集市、漁歌唱晚、花船巡遊等特色項目：一百隻船艇彙聚荔枝灣，售賣鮮花、水果、傳統西關小食和嶺南特產，重現昔日荔枝灣水上交易的境況；蜑家人舉行水上花市祈福，展示水鄉特色的民俗文化；岸上還有「十里花街」，劃分爲年桔塢、蘭花塢、水仙塢、桃花塢、盆景塢等，售賣新年盆景、鮮花；荔枝灣附近還有「新春仿古一條街」，重現荔枝灣昔日商業盛況；荔枝灣沿岸設有工藝展示區，工藝大師向遊人傳授打銅、剪紙、糖畫、廣繡等技藝；十五艘花船每天分三個時段巡遊，巡遊期間有粵劇表演者、西關小姐乘小船沿水道表演，節目豐富多彩。

走進「水上花市」，小集市、小食肆人氣暢旺，泊在岸邊售賣艇仔粥的小船圍滿食客，人們邊買年貨邊嘗美食；打扮得花團錦簇的花船忙得不亦樂乎，船上掛起「一馬當先」、「躍馬揚鞭」、「金馬玉堂」等應節牌匾，載滿遊客來回穿梭於河道；停靠岸邊的售花小船上，桃花、菊花、蘭花、芍藥等鬥麗爭妍，引來大批賞花者、買花人，遊客相中鮮花並付款，船上身穿唐裝的商販便會將鮮花遞上岸……

廣州大部分花市於除夕當晚收攤，而荔枝灣「水上花市」則將持續到今年三月二日，人們在春節前後均可在此「行花街」感受廣州年俗。

荔枝灣的歷史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。西元前二〇六年，這裡是著名的休閒娛樂之地。其後歷朝歷代均是廣州聞名遐邇的風景名勝。直至日軍佔領廣州後，荔枝灣遊客大減，逐漸衰落。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因周邊生活污水排放量大，淪爲臭水溝，被加蓋改爲暗渠。二〇一〇年，政府「揭蓋復涌」，荔枝灣得以復活。

荔枝灣一帶名勝衆多：文塔、四面佛、仁威祖廟、梁氏宗祠、西關大屋群、陳廉仲舊居等，這些皆是遊客遊荔枝灣「水上花市」之餘，領略廣州文化的好去處。

廣州美食園亦在荔枝灣附近，此處食肆鱗次櫛比，濑粉、清平雞、馬蹄糕、雲吞麵等廣州特色美食應有盡有，遊客亦可在此一飽口福。

荔枝灣夜景（網上圖片）

賞春景

繆士毅

春回大地，風和日麗，春光無限，正是外出旅遊踏青的好時節。此時，走南闖北遊覽一些嵌有「春」字的景點，則更添雅興。如：

蘇堤春曉　位於杭州西湖。蘇堤由宋代文學家蘇東坡任杭州知州時，開浚西湖，取湖泥葑草築成。堤上有映波、鎖瀾、望山、壓堤等六橋，其中在壓堤橋畔有一座花木扶疏的「蘇堤春曉」碑亭。堤旁廣植花木，每逢春天，堤上桃紅柳綠，景色迷人。此時，漫步堤上，新柳如煙，春風駘蕩，鳥語花香，意境動人，令人樂不思歸。

瓊島春陰　位於北京北海白塔山東、倚晴樓南，爲「燕京八景」之一。清代乾隆所書的「瓊島春陰」石碑，立於綠蔭深處。瓊華島四面皆景，尤以春天景觀更爲動人。黛色嵐光，雲蒸霞蔚，瑞氣氤氳，松柏蒼翠，花木含苞，山石俏麗。「瓊島春陰」正是古人對於大地春回，萬物復甦的生動紀實。

蘇圃春蔬　位於江西南昌八一公園百花洲上，此處有一蘇翁圃，因宋代名士蘇雲卿於此種菜而得名，曾有聯寫道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南浦春波空作賦；吾弗如老圃，北山去壑漫移文。」圃在湖中，四面環水，遍植花木，垂柳夾道，疏竹掩映。尤其是春天，迷離瀲灩，景色更佳，凡來南昌遊歷之人，以遊「蘇圃春蔬」爲快事。

梅塢春濃　位於上海淀山湖梅園，爲上海最大的賞梅勝地。園內栽植着五千來株梅樹，品種衆多，每屆春天，花蕾盛綻，千枝絳，百枝妍，爭艷競麗，花香噴溢，香聞數里。人在林中行，花潮迎人流，香濤沁心脾，別有情趣。

「漂泊」的老者

姜琍敏

文化什錦

不知你注意沒有，現今內地都市裡活躍着一群估計爲數不少的老者，他們都在七十歲以上了，因爲政府對高齡老人有免費乘車的政策，於是便幾乎每天都搭乘公交，從頭站到底站，從城東到城西，或有目的，或無目的地把凡通公交之處都逛了個——豈止一遍，而是無數個遍。實際上，每天利用公交車，在全市漂來泊去，完全已成了這批老者的生活方式，或曰某種精神寄託。

以我父親爲例吧。他退休待遇優渥，不愁吃也不愁穿。但早在多年前他就熱衷於這樣的生活了。退休證往胸前一掛，常常也沒個計劃，看到哪路車空就上去，看看哪裡有點心動就下去，反正出入任何園林也不用買票，索性去逛逛或坐坐再說。可謂優哉游哉。而今老人家已年逾八十二歲了，腿腳亦日益不便，但有一天精神尚可，便仍要拄着枴杖，顫顫巍巍地爬上公交，一逛就是大半天，甚至一整天，有時候天擦黑了，他才蹣跚着一臉倦態回到家裡。

父親和弟弟一家住。弟弟因此常常擔憂，甚至埋怨他帶回的那些菜雖然便宜些，卻往往又老又黃，要他別這麼幹了。可他滿口是理，照樣樂此不疲。我後來知道，我那七十七歲的老岳母，也有此好。稍不同的是，她在外轉悠，時常還有個明確目的，如接送孫兒，到某郊區去買些便宜蔬菜，好省點錢。父親雖然也常炫耀他又在哪裡買到些便宜貨，但那只是副業。他遊逛的目的多半在於消磨時間，排遣孤寂。是的，孤寂。父親和岳母都是寡居者。雖說都和兒孫住，白天家裡沒人照樣悶得慌。老看報吧，眼睛吃不消。盯着電視吧，晚上早看得夠夠了。

我也常爲他們捏着把汗。畢竟這把年紀了，哪天腦子糊塗認不得家怎麼辦？而今又沸沸揚揚地，一會兒彭宇，一會兒許雲鶴案地熱議不休；這類消息總讓我聯想到父親。萬一在哪兒摔一跤，會有人攙扶他一把嗎？即使平安，你老在公交車上白坐，司機不嫌，乘客也會嫌吧？可我身在南京，奈何他不得。難得回蘇州，勸也不管用，父親總說沒事沒事，我會當心的。高峰車我不會上，天不好也不出去。至於翻白眼的，終究是少數。不少司機對我尊敬着哪，他們懂我。

一句懂我，讓我沉吟了許久。心裡亦莫名地有些酸楚。其實我也未嘗不諳他的眞實心理。若非某種特殊情由，誰樂意一個人成天在外亂轉呢？而他們選擇「蹭」公交這種方式，又豈止爲了解悶消愁或找些樂子？人老了最怕「不中用」，這種不需付出的方式，或許也意味着某種「贏得」，且可證明自己還不算老朽；而買得一些便宜貨，潛意識中似乎也是一種創造，他們需要這種方式來換取自己仍有價值的感受吧？而我，既然不能爲老人提供更多呵護，又有多少理由去喝止他呢？再說，獨自枯坐家中，不照樣有摔倒或突發急病無人知曉的風險嗎？於是我只有默認，並一天天祈禱着他們平安。

惟望有一天我也步入那般老境，會有更理想的生存狀態。至少，不必像他們這般「漂泊」；畢竟這不是個事呵……